

# 劍影寒

〔台灣〕  
云中岳 著

1



劍

影

寒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〔台湾〕  
云中岳 著

## 内容提要

神龙夏安平，自幼经隐迹高士、其师严春，传以家门绝学，赠以祖传宝匕；后又经破扇翁、竹箫老人、缥缈鬼魔、九地人魔等高手名宿指点，艺臻化境。因其无意于江湖，投身商贾，渐成巨富——盛昌钱庄三财东。因与皇家特务机构三厂所设的钱庄有业务往来，加之本人崭露头角以及爱情纠葛，因此受到各方势力的怀疑考验、拉拢仇视、迫害乃至无情追杀，终至钱庄遭到查封，人被官府通缉，爱情遭到挫折，被迫卷入江湖争斗旋涡。

由于孤身一人初涉江湖，一再履险，被困遭擒，生死须臾；但因其守身立义，得道多助，加之技艺超群，皆化险为夷，转危为安，不仅使蟠龙堡老少堡主青云居士、游龙剑客和五湖浪子、三厂特务爪牙等巨奸大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，受到应有的惩罚，也为师父雪了恨，赢得了友谊，也获得了爱情。

书中人物关系复杂，亲朋好友变化多端，情节结构跌宕起伏，不落窠臼，令人难以捉摸。文笔潇洒细腻，爱情友情，风波曲折，纷纷绵绵，生动传神；高手独斗，神奇诡异，两军大战，动魄惊心；探侦情由，一波接一波，一环套一环，文情并茂，侠气纵横。读来令人遐思万千，回味无穷。无怪乎，人称这部小说是赛古龙的扛鼎佳作。

## 自序

一九六〇年代，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，自式微递断层期，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。正当跃然茁壮期间，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。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，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。当时，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，并没积极挺身而出，为自己的作品辩护，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。

笔者当年枵腹从公，与文坛并无渊源，意识中仅感觉出，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，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，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，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，似欠公允。

笔者读史囫圇吞枣，不求甚解。但对古春秋游侠，颇心向往之，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。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，一度曾经光芒万丈，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；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；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；源远流长，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，实在有点可惜。

无可讳言，历史无情，适者生存。这一阶级的豪客们，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，自晚唐以降，便已日渐式微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。终极则变；明清两代，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，可惜已非本来面目，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，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。但笔者仍然相信，其

中仍有一些人，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，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，受到市井小民的尊敬，甚至崇拜。

小说有千百种，良窳互见各有千秋，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，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。往昔男不许看《水浒》，女不许看《西厢》，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，已经一去不复回，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。因此，武侠小说论战，触动笔者内心深处，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，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，供读者于茶余饭后，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，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。

写作动机十分单纯，念生意动想到就写，秉一枝秃笔，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。此期间，幸而苛责的声音，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，聊可告慰，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，让作品得以流传。

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，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，显得杂乱无章，以致伪书充斥坊间，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，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。

承蒙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，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，作有系统地发行，深感荣幸。今后，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，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。特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诸君，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，致上衷诚谢忱。

一九九二、十、二十日

于台湾台中市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  | 绵西渡口 ..... | 1   |
| 二   | 四面楚歌 ..... | 19  |
| 三   | 死里逃生 ..... | 35  |
| 五   | 擒贼擒王 ..... | 53  |
| 六   | 宁死不屈 ..... | 87  |
| 七   | 仗义执言 ..... | 103 |
| 八   | 初露锋芒 ..... | 120 |
| 九   | 烟波楼上 ..... | 138 |
| 十   | 忍无可忍 ..... | 156 |
| 十一  | 庐山历险 ..... | 174 |
| 十二  | 深山俚人 ..... | 192 |
| 十三  | 雷霆一击 ..... | 210 |
| 十四  | 天河牛郎 ..... | 228 |
| 十五  | 莲峰杏林 ..... | 246 |
| 十六  | 神祠扬威 ..... | 264 |
| 十七  | 受诬遭陷 ..... | 281 |
| 十八  | 路见不平 ..... | 298 |
| 十九  | 恶有恶报 ..... | 315 |
| 二十  | 城狐社鼠 ..... | 332 |
| 二十一 | 武当弟子 ..... | 349 |
| 二十二 | 装神弄鬼 ..... | 367 |
| 二十三 | 蒙面双侠 ..... | 383 |
| 二十四 | 缥缈鬼魔 ..... | 400 |
| 二十五 | 游龙剑客 ..... | 418 |

|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|-----|
| 二十六 | 木屋逞凶 | 435 |
| 二十七 | 山区恶战 | 451 |
| 二十八 | 威震群豪 | 469 |
| 二十九 | 火海脱险 | 485 |
| 三十  | 群豪归心 | 502 |
| 三十一 | 金带银剑 | 520 |
| 三十二 | 九地人魔 | 536 |
| 三十三 | 古宅弄玄 | 553 |
| 三十四 | 祸不单行 | 569 |
| 三十五 | 节外生枝 | 586 |
| 三十六 | 丽影再现 | 603 |
| 三十七 | 东山逐鹿 | 620 |
| 三十八 | 猛虎出柙 | 636 |
| 三十九 | 独行大盗 | 653 |
| 四十  | 天网恢恢 | 670 |
| 四十一 | 抗逼拒诱 | 686 |
| 四十二 | 蓝箭帮主 | 703 |
| 四十三 | 力服悍盗 | 720 |
| 四十四 | 初逢对手 | 737 |
| 四十五 | 渡口设伏 | 754 |
| 四十六 | 高手合围 | 771 |
| 四十七 | 望孤别墅 | 788 |
| 四十八 | 险渡色关 | 805 |
| 四十九 | 风云变幻 | 821 |
| 五十  | 登门问罪 | 838 |
| 五十一 | 爱情纠缠 | 853 |
| 五十二 | 楼外楼中 | 868 |

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|
| 五十三 | 单剑赴会.....  | 886  |
| 五十四 | 九宫恶阵.....  | 903  |
| 五十五 | 师门秘辛.....  | 920  |
| 五十六 | 大开杀戒.....  | 936  |
| 五十七 | 隘口中伏.....  | 952  |
| 五十八 | 生擒无常.....  | 969  |
| 五十九 | 挺进万松.....  | 986  |
| 六十  | 功德圆满 ..... | 1003 |

## 一 绵西渡口

六月天，山西太原府盆地骄阳如火。官道上红尘滚滚，热浪迫人。夏安平烦躁地鞭着坐骑，心里不住嘀咕：“无论如何，必须赶回家中，不能在路上耽搁，明天便是返村的约期了。”

离开灵石县已有六十里，距汾州府的孝义县界不足五里地。可以说，他已经进入汾州府地境，踏入了太原盆地的南口啦！

官道在谷中向北延伸，两侧的梯田绿意盎然。右面天底下，霍山的北岭绵亘如带。左面，浑浊的汾河滚滚南流，河对岸，绵亘数百里的山岭，树木不多，有些简直寸草不生，褐黄色的土岩童山濯濯，令人看来油然泛起沉重的感觉。山西黄土高原地带，果真是地广人稀，贫瘠无比。十年一大旱五年一小旱，战火时生，把这一带搞得乌烟瘴气。住在这儿的人，终生和天灾人祸苦斗周旋，热爱着这块土生土长的地方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死于斯，不屈不挠，永不向天灾人祸投降，永不屈服。

前年是正德二年，闹了一次小旱灾，不算严重。这两年总算老天爷保佑，风调雨顺，小米、高粱、燕麦、大豆、小麦等等，皆有满意的收成，让人们喘口气养息养息，以便迎接三年后可能来到的荒年。

刚从山明水秀的江南远游归来，看了故乡的景物，在亲切中，也泛起了无穷的感慨，大有近乡情怯之感。

马儿飞驰，后面黄尘滚滚，炎阳下，官道上车马绝迹，行旅稀少。

官道在前面稍向右方移，山岗前端，便是绵西渡口。官道在这儿分道，东北至介休县，远远地可看到崇山起伏，那就是有名的雀鼠谷南口。西北，河对岸是到孝义县的大道。

渡口有一座小村，地名绵西，只有十余户人家。道左，建了一座凉亭，让旅客候渡歇脚。凉亭左首不远，有两家卖酒食的小店，其中一家还是太原府南北车行所设的绵西歇脚站。南北车行这条线的长途客车不走汾州府，仅在渡口的歇脚站上下旅店。

渡船共有两艘，一大一小。大的专渡车马和挑货的客人，小的方是徒步客商的渡船。

必须绕过前面的山岗，方可达到渡口，山岗的这一面，是无法看到渡口的。以前，这儿一度设了巡检司检查行旅，但后来撤销了。

他策马绕过岗脚，讶然勒住了坐骑。

“咦！怎么回事？”他讶然自语。

两艘渡船皆泊在对岸的码头前，不少旅客呆立在河岸上向这一面凝望。这一面的码头上，似乎不见有旅客。两家小店侧方的空地上，大槐树下站着十余名店伙，全向凉亭和码头之间的广场望着，广场临河一面，生长着粗可合抱的垂柳。近路一端，则浓荫蔽日，栽着枝浓叶茂的古槐，凉亭建立在槐树丛中。

凉亭中，两个青衣人倚着亭柱沉睡，鼾声如雷。

亭右两株槐树下，两名穿灰袍的人抱肘而立。

靠码头的柳树下，一名穿青便袍的中年和尚，四仰八叉地躺在树根下。一个灰发老道，则在另一株树下打坐。

另一株槐树上，一名劲装大汉坐在横枝上，目光灼灼地向官道上凝望。一名大汉则坐在下面，抱着双膝打瞌睡。

他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，一抖缰绳，马儿徐徐向前小驰，直趋凉亭。后面，远远地传来阵阵辚辚车声，鸾铃叮当清脆入耳。

他发现除了和尚与老道之外，其他的人皆带了刀剑，油然涌起戒心，从容地向码头缓骑而行。

“小子，退回去！”槐树下两个灰袍人几乎同声虎吼。

他勒住坐骑，讶然向两人看去，要证实对方是不是在向他大呼小叫。

“阁下，是向在下说话么？”他惑然地问，剑眉紧缩。

“混蛋！不同你说向谁说？”右首的灰袍人怪叫。

他忍下一口气，冷冷地说：“两位年届知命，怎么说话如此粗野？”

右首的灰袍人勃然大怒，大踏步走来。

左首的灰袍人伸手相拦，说道：“二弟，别管他，以免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，留些精神，以便应付即将来到的激斗。”

“不！我决不放过这不知死活的小王八蛋。”二弟火爆地叫。

“暂时放过他，忍耐一时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别让那些家伙暗笑咱们愚蠢。”

二弟只好放手，死盯了夏安平一眼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好小子，咱们走着瞧，后会有期。”

夏安平淡淡一笑，他不愿生事，举目四顾，看到除了在凉亭中沉睡的两个人外，其他的人全用颇饶兴趣的目光向他注视。他悚然而惊，心说：“我无意中陷入是非场了，这些人不知在这儿有何图谋，我得赶快离开，以免卷入漩涡。”

他策马向码头走去，下意识地挪了挪腰带上的匕首。

蹄声中，身后蹄声震耳，轮声吱嘎，接着是刹车木发出刺耳的尖鸣。下码头必须经过位于柳树下的和尚老道身旁，他不得不提高警觉，无暇回头观看，猜想必是南北车行北上的长途客车抵站了。

渡船泊在河对岸，想走也走不成。他想越过柳树之后，扬声叫渡船驶过河来。相距躺着的和尚还有三五丈，身后突然传来银铃似的叱声道：“那是谁？何不下马等候？”

在场的人中，只有他一个人有马，不用猜想，也知道是在叫他，心中一凛，勒马扭头回望。

路口，三名绿裳少女并肩而立，人似花娇，珠翠满头。看年纪，全在双十年华间，一式打扮，高矮相等，只是容貌略有不同而已。梳宫髻，绿绸窄袖春衫，绣富贵团花坎肩，同色长裙，鸾带将柳腰系得似乎小不盈握，却各挂了一把珠光宝气装饰华丽的佩剑。中间的少女鹅蛋脸庞，左首少女是瓜子脸，右首少女有一个稍长微凸的下颌，表示她的个性相当强。三人眉目如画，粉脸桃腮，一双双大眼睛明亮得有如午夜寒星，微泛笑意，十分动人。

三女的前面，有两名穿青劲装的少女，腰悬百宝囊，背系长剑，系带在胸前扎了一个蝴蝶结，衬得酥胸似乎更为浮凸，身材丰满，刚健之气毕露无遗，脸蛋同样清丽，只是眉梢的煞气稍嫌重了些。钻石般的两双大眼睛，正光闪闪地向他注视。显然，刚才发话的人，定是她俩中的一个。

他有点不知所措，扭头向四周看去。

凉亭中埋头鼾睡的人刚刚站起，还在打呵欠伸懒腰，是两个四十出

头的壮年大汉，生得豹头环眼，壮实如牛。

先前向他挑衅的灰袍人，手按剑鞘盯着少女冷笑。

中年和尚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一跃而起。

灰发老道叫了一声“无量寿佛”，振衣起立。

坐在横枝上的劲装大汉一跃下地，挪了挪背上的单刀。

抱膝假寐的大汉徐徐起立，冷哼了一声。

气氛紧张，他知道将有不平常的事要发生了，硬着头皮扳鞍下马，牵着坐骑到了一株柳树下，搭上缰绳，取下头上的遮阳帽挂在判官头上，倚树而立静观其变。

五位少女莲步轻移，缓缓进入广场中心。中间鹅蛋脸少女抬头注视着日影，再泰然举目四顾，然后平静地问：“灵石高壁岭韩信墓予会的人，似乎并未遵示到来，难道说，有人胆敢擅自渡河了么？”

中年和尚挪了挪方便铲，懒洋洋地说：“阿弥陀佛！庐山幻海山庄警幻仙子门下施主的金谕传下，谁敢擅自渡河？”

“那么，大悲尊者和入云龙金老儿，还有北丐韩浩师徒，他们为何不来？”

“大悲法兄有事至灵石县北的清凉寺访友，他自愿放弃取丹的机会，所以不来了。入云龙金老施主据贫僧所知，他在昨日便启程南下霍州，无意予会，甘愿弃权。至于北丐韩施主嘛，贫僧自韩信墓分手之后，再未发现他师徒四人的下落。”

“还有一个人没来。”中年老道若无其事地接口。

凉亭中的一名壮汉大环眼一翻，用暴雷似的嗓音叫：“鬼道人决不会挟着尾巴逃回夷陵州三圣宫，八成儿他已经过了河，到王同里萧家抢先下手去了。”

少女的风目中泛起笑意，说：“诸位幸而不会私自前往，不然……”

她的语音一顿，故意把尾音拖得长长地。大汉果然不耐，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姑娘，不然又待如何。”

“敝师姐已经在王同里辽壁寨恭候，私自前往者，格杀勿论。”

先前向夏安平挑衅的灰袍人，却反常地平静下来，谨慎地问：“李姑娘，敝兄弟对此事甚感不解，可否加以解释？”

“砥柱山双雄有事动问，定不等闲。周二爷有何疑问，但请提出。”李姑娘和气地答。

“既然李姑娘的师姐已经先期前往，不消说，取百灵神丹该如探囊取物，为何却约定咱们在这儿火并？请教姑娘有何用意？”

“幻海山庄的人，言出必行，行必守信，百灵子即然留下两瓶神丹，而且在韩信墓截获下书人也并非本姑娘之功，因此，本姑娘不想独吞，那么，另一瓶只好并由诸位决定得主谁属了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幻海山庄的人，果然够道义，名不虚传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和尚仰天狂笑，笑完说：“女檀樾，我大慈和尚从不相信目下的江湖中仍有道义二字。”

“依大师之见，又待如何？”李姑娘冷冷地问。

“如果女檀樾心存道义，何用约定咱们在绵西渡口以火拚方式决定得主？先期派人过河控制渡船，更由姑娘的大师姐在辽壁寨埋伏，正所谓司马昭之心，你骗得了谁？”

“你如果不信任本姑娘，何不退出。”李姑娘冷冷地说。

“但贫僧心有所不甘。”

“大师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贫僧自不量力，倒想领教一下姑娘的艺业是否够资格指使咱们这些江湖人。至于神丹之事，贫僧倒不在乎是否能够到手。”

“那你为何不赶快动手？”

“急也不在一时，贫僧必须等群雄决定另一瓶神丹得主之后，再领教姑娘的幻海山庄绝学。”大慈和尚不愠不火地说完，放下方便铲在原地躺下了。

亭中的两大汉大踏步进入广场，走在右首的人大吼道：“咱们华山双彪是个粗人，没有诸位聪明，只知幻海山庄的姑娘们在江湖中名号响亮，千金一诺。因此，我刘彪对李姑娘的安排深信不疑。咱们兄弟不远千里而来，只为了讨两颗神丹救朋友的性命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志在必得。因此，刘某认为不必多废话了，手底下见真章，看谁是另一瓶神丹的得主。那些自以为工于心计，心存疑义的人，如不是别有用心，就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尽可及早退出，不必在这儿丢人现眼。”

左面的大汉倏然拔出厚背单刀，大叫道：“刘兄弟说得不错，不必

浪费口舌了。我杨彪第一个下场，输了立即依约退出，谁先下场赐教？”

砥柱山双雄缓缓并肩而出，曾向夏安平挑衅的周二爷拔剑出鞘，冷笑道：“我快剑周凯亦有同感。杨兄，咱们俩先分高下，看谁获得决胜权。”

杨兄一跃而上，扭头向李姑娘叫：“李姑娘请监场。”

快剑周凯阴森森地说：“杨兄，用不着监场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老兄的意思是……”杨彪讶然问。

“很简单，咱们下手不容情。”

“废话，在韩信墓大伙儿议定，点到即止，你……”

“周某决不废话，刀剑无眼，同时，出手后声誉攸关，谁肯在不受伤之前自承失败？所以周某决无虚言。当然啦！如果阁下有脸认栽，在下也不为已甚。请啦！”

杨彪暴眼环睁，狠狠地瞪住比他矮一个头的周凯，久久方沉静地说：“在下明白了，原来你早有打算，难怪在韩信墓动手时，第一个提出改期解决的人是你，先到达渡口的人也是你，所以提出拚命的人也是你了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指……”

“姓周的，杨某并不笨。你之所以提出改期解决，是因为你知道那时人孤势单，助拳的朋友未能及时赶来，所以用缓兵之计拖延至今。如果杨某所料不差，你的朋友定然已经赶来了，是不是？”

李姑娘一声朗笑，接口道：“杨爷，你并不笨，但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砥柱山双雄那天因人手不够而用缓兵之计，本姑娘同样也是因为人手不足而将计就计应允改期。目下砥柱双雄的大批爪牙已经在此地设下埋伏，因此食言推翻前议，并不足怪。”

周凯桀桀狂笑，得意地说：“李姑娘，你即然已经猜出周某的底细，却不能及时防范，仍然以五个女人前来与会，岂不失策？”

李姑娘举目四顾，笑道：“周爷请放心，别忘了河对岸尚有本姑娘的人。”

“哈哈！她们只能隔岸观火，无法前来助你的。砥柱山雄峙大河中流，水上豪杰多如过江之鲫，如果让姑娘的人过河，砥柱双雄还用在江湖上道字号么？请向上游瞧瞧顺流而下的木排上有些什么？”

上游的山嘴那一边，接二连三飘出四艘木排，每艘木排上站着八名赤着上身的雄壮大汉，另两人控浆，缓缓在河滨划动，徐徐向下飘浮。

“水上英雄能阻止河对岸的人，但尊驾却无法应付本姑娘的剑，不错吧？”李姑娘毫无所惧地说。

周凯又发出一阵刺耳狂笑，叫道：“赤发灵官许兄，你是否愿和周某联手？”

先前坐在横枝上，目前已跃至地面的背单刀大汉怪眼一翻，狞笑道：“不错，只要周兄分给兄弟几颗神丹。”

“出山虎沈兄，尊意如何？”

先前抱膝安坐的大汉伸伸懒腰，说：“三年前咱们曾并肩行道，何用多说？”

快剑周凯转向李姑娘，狞笑问：“姑娘认为够了么？”

“四个人嘛，大概可挡本姑娘的两位侍女而已。”

“那么，在下多找几个来。”

周凯怪声怪调地说完，发出一声震耳长啸。

道右十余丈的绵西镇中，接二连三闪出十六名中年大汉，吼声震耳：“中流砥柱！砥柱山的英雄恭候多时。”

华山双彪脸色一变，杨彪发出一声粗野的咒骂，人似狂虎，大吼一声，挺刀疾冲而上，迺奔周凯。

刘彪也冲向周凯的同伴，赤发灵官许志远挺刀截出叫：“姓刘的，你活腻了，送你上西天。”

“铮铮铮铮！”三刀一剑缠上了，凶猛地迫进，暴响震耳，剑刀相接火星迸射。

砥柱双雄的老大飘身后退，到了和尚和老道的身旁，冷笑一声，向木无表情的老道沉声问：“老道，你打定主意没有？”

老道倚在树干上，拂尘轻摇，冷然注视着对方，久久方阴阳怪气地问道：“施主，打什么主意？”

“你是助咱们一臂之力呢，抑或是挟着尾巴滚蛋？”

老道淡淡一笑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贫道坐山观虎斗。”

“太爷却不许任何人脚踏两条船。”

“哦，施主贵姓？”

“砥柱双雄的老大，水上飘邓奇。”

“难怪，原来是水上大豪邓山主，失敬了。”

“你的名号如何称呼？”

“贫道惭愧，大庙不收小庙不留，在山野做孤魂野鬼，哪来的名号？”

“少废话，快表明态度。”水上飘不耐地怒吼。

“贫道不是已经表明了么？坐山观虎斗。”老道泰然地答。

“那么，你得死。”水上飘拔剑厉声叱喝。

老道浑身发抖，盯着光闪闪的剑尖惊叫道：“施主手下留情，刀剑无眼，请……请不……不要……”

水上飘鬼迷心窍，以为老道害怕，一声沉喝，信手一剑点出，想点在老道的咽喉上，一面骂道：“你这脓包……”

语音未落，老道左手一抄，五指如钩，扣住了锋利的剑身，往后一带。右手将拂尘闪电似的抽出，“唰”一声抽过水上飘的脸部。

水上飘猝不及防，心胆俱寒，正待抽剑反抗，已经没有机会，来不及了，拂尘过处皮破肉绽，脸上的皮肉像被剥掉一层。

“啊……”他发出凄厉的狂叫，抬手护脸。幸而他的双目自己及时闭上，不然双目不盲亦伤。

老道抢过剑，飞起一脚，喝声“滚！”

水上飘不听话，他不滚，而是翻，砰然倒地倒翻一个筋斗，翻身站起扭头狂奔，脸上鲜血淋漓。

老道将剑向柳树上插去，树干粗有合抱，剑尖贯树而过，似乎毫不费劲，他念声“无量寿佛”！仍然倚在树上袖手旁观，似乎刚才并未发生任何事。

旁观的夏安平心中一凛，忖道：“老道的鹰爪功已练有九成火候，普通刀剑已无奈他何了。反击手法之快，已臻上乘。在这些人中，恐怕他是艺业最高的一个了。”

变化来得太突然，其他的人还弄不清水上飘是如何受伤的，厉叫声惊动了所有的人，奔来的十六名中年大汉已到了广场，几乎同声怒吼，又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了。

李姑娘一声娇啸，五个少女几乎同时拔剑，但见银虹倏飞，五个人像是蝴蝶穿花，卷入一拥而上的人丛中，一冲错之下，四名砥柱山的好

汉立即发出凄厉的惨叫，纷纷中剑倒地，人群四分。

赤发灵官和出山虎一声怒啸，齐向刘彪奋勇进击，两把刀像是狂风暴雨，十分泼辣凶悍。

刘彪先前和赤发灵官狠拚，势均力敌，但加上了出山虎，便立陷危局，逐渐难于招架了。

河岸旁，四艘木排已有两艘靠了岸，十六名赤着上身的大汉手执分水刀，正飞步赶来。

镇石的密林中，突然传出一声清啸，八名穿青劲装的侍女飞掠而出，纷纷亮剑向码头掠来，急截抢上岸来的十六名赤着上身的大汉。

吼声震耳，刀剑的交击声此起彼落，不时爆发出一两声受伤者的厉叫，惊心动魄。

和尚不再入睡，翻身坐起注视着恶斗的人群，咧嘴一笑，向老道说：“道友，你真要坐山观虎斗么？”

老道仍然一无表情，久久方说：“就算是吧。如果我是你，最好乖乖走开。”

“道友在威胁贫僧么？”和尚不悦地问。

“贫道是一番好意，听与不听悉从尊便，何谓威胁？”

“道友的大力鹰爪功夫精纯，恐怕世间很难寻到对手了。”

“好说好说，法兄的金刚禅功夫也不弱。”

“早年以大力鹰爪功享誉江湖的两个人，听说分称南唐北高，但两人的手法各有不同，一屈一松。道友出手时五指屈曲如钩，属于南派，但不知与老前辈神鹰唐贤有何渊源？”

“法兄好眼力，那是家先师。”

“哦！道友原来是唐门高弟，失敬了，听说令师在世时，一向反对收徒授艺，因此江湖中具此绝学的人，三十年来以道长是第一人。请教道友的道号上下如何称呼？”

“无名小卒，说出有污尊耳，不说也罢。”

和尚见老道的神色不大友好，不再往下问，转过话锋笑道：“道友劝贫僧乖乖走开，是认为幻海山庄几个女娃娃必定能够对付贫僧么？”

老道瞥了他一眼，阴森森地说：“幻海山庄的几个小娃娃到底年轻识浅，缺乏经验，对付这些江湖小贼自然足有余裕，但对付你大慈和尚